



赵补缸(小小说)

□ 陈仁存

张观桥斜对面有一条狭窄的河道,向西通着越塘,河湾子有一处很少人去的地方。不是因为那里树木杂草丛生,黑鸟、乌鸦乱飞,老獾、猫头鹰、狐大仙……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此起彼伏,而是地上竖着好多断残的石碑,阴魂似的让人望而生恐。树枝草叶落在河里腐烂,淤泥堆积,一船篙戳下去咕噜咕噜直冒发臭的黑色气泡,鱼钻在下面藏身过冬。赵维汉每到寒冬腊月就蹚到那边河坎子下摸窟。他身穿厚重的皮袄,背着鱼护篓子,两只手在烂泥里摸来摸去。手有体温,鱼向手心游近,却入了掌中。他摸到一条鱼放进护篓,就将两只冻麻木的手拢在一起哈口热气。他摸到的鱼很肥,大草鱼、红鲤、季花活蹦乱跳的,拿到窑巷口头上卖得好价钱,一天收入十块八块。

他六十岁年纪了,为什么还摸窟呢?冰冷透骨,身体何堪?他是个手艺人,有些积蓄,赵大妈不在了,本够一人吃喝穿用,但他要贴补女儿顺英一家。女儿、女婿虽是双职工,可养着五个娃。都是因为女婿非得要生个男孩。女婿曾经是搬运公司三中队甲字队的领导,外号叫徐大夯。徐大夯在老婆生儿子的第三天跑到十六联医院结扎。他以为自己身大力不亏,一个礼拜就去“嗨啦啦”“阿吆来的上山坡”了,结果刀子口子炸裂,下半截崩塌。从此只能做拽缆、发筹子的轻活,拿钱很少。大外孙女大萍,高大肥壮,头脑有

点傻,二十岁了,只能烧饭、带宝宝,吃起来抵上两个大人。女儿家的日子有多拧巴!

赵维汉是个补缸的,赵家补缸是祖传,所以他也被人喊“赵补缸”。他从小爱捞鱼摸虾,摸窟是他这几年才作的苦行。摸窟钱来得快,一个冬腊月能摸到七八百块。

赵补缸是东大街上一个很特别的人。他补缸工钱随便人家给,到远处做活也不吃人家的饭,自带一套烧饼夹油条,饿了就啃上几口。

一转眼又到过年的时候了。这一年的大年三十,风雪特别大。雪过膝盖深,街市上行人稀少。他是从不到女儿家吃年夜饭的,他要在家守岁。爆竹声一波接一波作响,一阵狂风把门吹开,中梁上挂着的电灯泡荡秋千似的甩到了二梁上。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他猛地被惊醒。原来门槛上坐着三个冻人,齐刷刷倒进门里。他挨个摸鼻孔,都还有悠悠气息,又挨个摇醒。是一个妇人和两个小女孩。他给她们熬了烫粥。等她们喝完粥,身体暖和了,略问来头。她们是母女,来自北方,跟着卖生姜的独轮车一路讨饭走到这里。年三十晚上家家关闭户,又累又饥饿寒冷的母女三人本是坐在他家门槛上歇一会儿的,不想冻晕过去了。

母女三人在他家锅膛门口睡了一宿。大年初一,一睁眼如同进了天堂一般,有热包子、热馒头,还有糖果、花生、云片糕。女人强忍清泪,对赵维汉

说:“好心大哥啊,您救了我们母女,大恩大德,永世不忘。您能不能再让我们先住在您家。我会给人家洗衣烧饭、厂子做工挣钱养活我们的,照给您房钱。去年秋天,家乡发大水,房子、庄稼,连她爹都被水冲没了。如今我们一无所有,回不了家乡了。我们家乡在黄河滩上,不是旱,就是涝,本来就很穷,每年秋场一过,连大小队干部都怀揣证明外出讨饭。去年又遭这么大一场水灾……”

院子里有口井,女人跟他说话间已经打来水烧热,母女三人洗了脸、梳过头,从包袱里拿出干净衣裳换上。在她说话时,他瞟了她一眼——高个、黑头发、白皮肤、眼睛亮烁,四十上下。两个小女孩七八岁,也蛮可爱的。他心一软,点头答应了。

一个单身男人让一个女人拖着孩子住在家里,少不得引起街坊邻居七嘴八大言的,尤其是那年代户口查得紧。居委会任主任走进他家门,一眼就感觉这女人不是坏人。女人最懂女人,她有心撮合他俩。双方都半推半就,改日不如撞日,就在今晚。

女人的名字叫于巧珍。从此在门口油炸条、麻团,卖豆浆、糜饭饼,麻利俏刮,生意说不出的好。两个小姑娘挨着肩烧下火,小脸蛋被火熏得红彤彤的,煞似让人怜爱。他给女人打下手,女人不嫌他手脚慢。她要他不要再摸窟,于是把皮袄三十块钱卖给了渔船上,一家人日子越发添旺。两个小女孩到了上学的年龄,他亲自将她俩送到老师手上。她俩叫他“爸”,他脸虽被臊红,但心中欢喜。从此,大的叫赵丽,小的叫赵媛。

又过一年多,于巧珍生了儿子,不胖不瘦,取名叫赵珠。这一年赵维汉六十六。

月色温柔的敬畏,亦是对人间团圆的珍重。

儿时物资匮乏,月饼是中秋最珍贵的滋味。祭月之后,父亲总会执刀均分团圆月饼,兄弟姐妹依长幼次序取食,温和有序,从不争抢。我身为家中最小,总能分到最厚实的一块,就连细碎饼屑,父亲也会细细收好留给我。从小到大,哥哥姐姐事事谦让,时时疼惜,这份温润厚重的手足情深,伴着年年月色,温暖至今,念念不忘。

高邮还有古老的婚嫁习俗叫“追节”。中秋前夕,待婚男方要备齐六样节礼:两盒月饼、一对莲藕、一鸭、一鹅、两条烟、两瓶酒,取六六大顺之意。月饼盼团圆美满,莲藕喻佳偶天成,鸭子祈早生贵子,鹅暗含“嫁我”的心意,烟酒祝愿平安长久。礼备妥当,便由媒人陪同登门。倘若女方收礼并回礼,便是应允婚事;如若推辞,则待来年中秋再行追节。一来一往的礼俗,尽显水乡婚恋温润的人情烟火。

岁月悄然更迭,生活步履匆匆。如今许多人奔波四方,常常难以相守团圆。不少传统民俗,也慢慢淡出年轻人的日常。可中秋根植心底的温柔内核从未改变,它始终是人心底最柔软的归处,让我们惦念故土、珍惜亲情、传承温情。

中秋

□ 柏杨

热水揉和糯米粉,包裹芝麻、白糖、豆沙清甜馅料。乡里自有讲究:中秋带馅为团圆饼,过年无馅为子孙饼。指尖反复揉捻的,不只是软糯香甜的饼食,更是寻常人家对日子甜美、家人和睦的温柔期盼。

夜色渐柔,月上树梢,安静的庭院里,祭月宫的旧俗便缓缓开启。家家户户摆开供桌,整齐摆放月饼、鲜果、菱角、芋头、毛豆荚,红烛轻轻摇曳,清香袅袅萦绕。供桌上,一节完整的莲藕必不可少,寓意藕断丝连、亲情相守,祈愿家事顺遂、岁岁圆满。各色供品各含吉意,温柔的仪式感,代代相传,从未淡去。

月色澄澈如水,静静洒满邮城的街巷与乡野,最是适合阖家赏月。庭院闲坐,凭栏望月,晚风温柔,月色清浅。大人们闲话家常,安然度日;孩童们仰望望天,执着寻觅月中的桂树与玉兔。手边鲜果清甜,菱芋鲜香入味,自在又舒心。邮城人始终恪守旧礼,月饼必先祭月,而后分食,既是对

攻与防的转换

□ 尤琦

多板来回拉扯,银丸频频碰撞,重压之下,攻守天平悄然摇晃。一记抢拉骤然破空,局势瞬间逆转,赛点悬于毫厘之上。

一球倏然出界,命运被拖入全球的较量。短促的暂停,全场寂然无声,千百种拍面的倾角,沉入屏息的心底。踱步、擦汗,眸光凝定球台方寸,

一记不转短球稳稳落台,挥拍力道骤然昂扬。

名将回球失误,胜负尘埃落定,黑马破壁而出,击穿了所有人预判的墙。全场轰然沸腾,满眼皆是错愕与动容——这跌宕的赛场篇章,终由不屈之人亲手写就。

人生原是一场不停歇的攻与防,每一次奋力挥拍,都奔赴未知的远方。方寸擂台,从无预设的输赢序章,所有猝不及防的奇迹,皆源于不肯俯首的倔强。

母亲看重四时八节,总尽力给予我们姐弟节日的仪式感。我平生最早的记忆,便是中秋敬月。那时我们家在县城,居于胭脂山东侧、玉带河南。住处周边,屋舍稀疏低矮,房前屋后多是菜地。东南面是一段残存的古城墙,魁星阁高高矗立,超出城头许多。那日晚间,小院的方桌上摆放着供品,洁白的月光漫过菜田,洒满庭院里的桌案与地面。敬月礼仪过后,母亲掰下一角月饼递给我,香甜的滋味记忆犹新。长大后,凭这些残存的画面推算,那年我应是虚四岁。因转年初夏,我们家便从县城下放回原籍。留在县城的其他零碎记忆,都无从考证时序,故而我认定,这一次敬月,是我人生最初的印记。

在乡下,敬月,口语唤作“敬亮月子”。父亲常年在外工作,家中敬月琐事,一向由母亲操持。回乡之后,每年中秋,母亲便早早备好月饼。哪怕物资最紧缺的年头,她也要托熟人设法买到一斤。四块月饼,裹在灰色的纸里,两头各衬一方红纸,再用灰纸捻成的细绳紧紧捆扎。麻油洒透纸层,饼香悄悄漫溢。我们兄弟嘴馋,姐姐们却不允许我们擅动纸绳,皆因母亲叮嘱,须待敬过亮月子,才可家人们一起品尝。

等候敬月的傍晚,我们在门前的谷场上玩耍,静待月轮从东方升起。里下河水乡,村落四周水田连片,田野尽处,树木、民居连成一道柔和的天际线。月亮刚从天际线升起的时候,并非素白,而是橘红鎏金,硕大浑圆。月轮缓缓攀升,色泽慢慢从橙黄、明黄、浅金转为银白,万顷月光将水乡大地照得通明。月光之下,母亲把小方桌搬到门前近谷场的空地上,亲手陈设供品。排列整齐的供品,除月饼外,还有一盘菱角、一盘芋头、一盘毛豆、整枝莲藕,以及母亲灯下烙制的黏烧饼。敬月之时,母

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。我独坐窗前,望着城市中新渐起的灯火,记忆却穿越时空,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演兵场,回到了十多年前那个与战友、乡亲共度的难忘夜晚……

那年,我随部队正在千里之外的演兵场,参加一项重大军事活动。中秋这天,首长决定休整半天,同时明确要求我这个宣传科长把晚上的文化活动安排好,说驻训以来,驻地群众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,借此机会把乡亲们邀请来,一起赏月、吃月饼,共度佳节。

受领任务后,我有些手足无措。按照惯例,采取“兵演兵、兵唱兵”的方式,组织一场盛大沙场中秋晚会是首选,可眼下时间紧迫,部队难得有空喘口气,此时安排战友们去蹦蹦跳跳表演,显然不妥。可倘若晚上不组织活动,我不但辜负首长对我的殷切期望,更愧对乡亲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爱。

后经和科里战友商议,决定因地制宜、因陋就简,组织露天电影中秋晚会,也就是将以往营连自行组织收听收看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,改为全体官兵集中观看,到时邀请老乡们共同参加。没想到方案“出炉”后,首长爽快应允了。

于是,我带着战友们在村子里选择了一块空旷地,将放电影用的幕布架好、固牢,通过投影仪将电视影像投放到幕布上。还别说,虽然电视机家家有,但当“大屏”上出现超大电

中秋敬月

□ 赵旭东

亲神色庄重虔诚,净手之后,才焚香叩拜,默默祈愿。随后教我们姐弟也面对月亮,双手合十,行礼敬拜。母亲识字较少,言语不多,但每逢敬月时刻,必说一句:“中秋不敬月,出门遭雨雪。”她以这样的方式,教我们敬畏天地,待人良善,常怀感恩。

敬月最后的环节,便是分食月饼。母亲将一块月饼切成数份,给我们姐弟每人一份,倘若父亲未能归家,便单独留一大份给他,最后也是最小的一份留给她自己。母亲说,这便是阖家团圆的意思。吃过月饼,我们在谷场上追逐嬉戏、捉迷藏。记忆里的中秋之夜,微风轻拂,月色柔美。

在乡下近二十载,中秋敬月,从未中断。1982年冬,母亲也迁居县城。奈何好多人难,第二年春日,她身染沉疴。那一年中秋,母亲执意回老家过节,谁知竟是她最后一次主持敬月礼仪。依旧是那张小方桌,依旧是玉兔高悬,只是桌上的供品少了母亲亲手烙制的黏烧饼。我也从县城赶回老家,叩拜环节,母亲没有再说那句“中秋不敬月,出门遭雨雪”,只是平静地对我说:城里楼房不便敬月,往后你们不必拘泥老旧礼仪;对着月亮作揖祷告,打个招呼,心意到了就行。母亲一生宽厚,重本心而轻形式,我深谙她一番话语的深意。

自那以后,如母亲所言,我们居住在楼层中,确实无院落可对月行礼,不复当年敬拜的氛围。只能备一块团圆饼,再备齐菱、藕、芋头、豆角等供品,置于阳台小桌,朝着月亮的方向默祷,寄托敬月思亲感恩的心愿。

军旅中秋往事

□ 马晓伟

视画面,立即招惹众多乡亲“围观”,说解放军要放电影,稀罕着呢,那是童年的美好回忆。

投影准备停当,我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挨家挨户邀约老乡们,对于一些腿脚行动不便的老人,采取搀扶和车拉的方式“护卫”。特别是邀请卧病在床多年的刘大爷时,他感动得泪流满面,说解放军来了之后,帮家里挑水劈柴什么的不说,过节还不忘请他看电影,比亲人还要体贴……而我们心里清楚,自从部队在村子里安营扎寨,这二十几户人家,家家都把最好的房间腾给我们住,水井先尽着我们用,俨然把部队当亲人……

远山如黛,秋虫寒鸣。从部队首长到普通战士,从老人到孩子,大家井然有序地围坐在银幕前,有说有笑,别提多热闹了。

晚会开始前,政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,说万家团圆之际,能与驻地老乡亲们欢聚一堂,共度中秋,共话鱼水深情,这也是一种团圆,是一种大团圆。伴随着晚会《爱在中秋》开场舞欢快的乐曲,山谷中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随着一个个精彩纷呈节目的推进,我们和老乡们共同品尝着瓜果和月饼,边吃边聊,其乐融融。如水的夜色下,那温馨的画面直到今天,还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